

【CWT - C78 - Day1&2】寄侯子攤
【CWTK - E48 - Day 1】和綾本合攤

一松x唐松 R18

正文有部分性描寫(稍微帶到而已)
特典則是正文其中一小段的肉肉

作者:star星星

芋頭卡拉←白蘭一松←演劇部卡拉
大概是這樣單戀的故事。

新刊:
《單向愛戀 - One way street》試閱

—

「喂，屁股抬高一點。」

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這樣的局面不是我造成的，即使原因錯在於我，那甘願墮落的對方也有錯。

銷魂的、淫蕩的，下流的呻吟，我說啊，其實你也樂在其中吧？感受到他夾緊的內壁和頻頻顫抖的身子，大概是要射了。

我俯下身，在他的頸子上留下將近見紅的牙印。他高潮了，而我笑了，低聲在他耳邊低語，「你，真是變態呢。」

—

「一松～」「滾。」這傢伙下課也不放過我，我實在不懂，看他演戲不過兩三次，近距離就一次當司儀必須同樣站在舞台上，其他兩次都在遠處觀看，老實說我對戲劇並不感興趣，如果能離開，我更想在隨便一棵樹下睡覺，也許還會被我遇到偷跑進校園的野貓。

「Oh～I just want讓你看這次的戲服！」沒錯，他就穿著演劇部的浮誇衣裝，站在窗戶邊，靠著陽台看我。「沒穿校服是想讓我登記在單子上嗎？」我作勢拿起紀錄版，實際上是我的作業簿，他馬上緊張地抓住我的手，「No～一松不要啊～我只是想給你看我handsome又perfect的模樣，難道一松是因為忌妒我嗎！Jealousy！如此強烈的情緒！」

.....神經病。

所以說他到底為何無此執著於我？

「因為一松很handsome！我想跟一松一樣！」這是他的說詞，但我完全不懂這是什麼樣的概念，「啊、是嗎，但我不想跟你一樣。」「嗯～嗯嗯.....一松啊，我可愛的織女，是在害羞嗎？Okey，我能理解，不管你在多遙遠的地方呼喊我，我都會像個prince一樣，飛奔過來你身邊！Sweetty！」

就像這樣，不管我拒絕他幾次，他總會再黏上來，即使升上一個年級，他也沒有改變，甚至變本加厲，也許他知道我總是心軟，不會拒絕他什麼、也不會強硬的將他呈報上去，不管是以同學或者學生會的身分，直到那一天。

「喂，你要跟到什麼時候，很煩啊。」大概是我太放縱他了，到了二年級他更加黏我，現在就連放學他都要跟著我，「哼……肯定是繁星指引著我，讓我能和一松一起walk home。」「啊？說什麼鬼話。」一開始好聲好氣的喊著カラ松，最後煩燥的喊他屎松臭松，他還是一副很開心的樣子。

我停下腳步，他從背後撞上來，「嘖！」我瞪向他，他馬上弱勢的道歉，我懂那種心情，不是我想欺負カラ松，但再不說點什麼話，我大概就要被煩死了。「喂，カラ松。」「哦～嗯～一松居然好好的叫了我的name！」閃閃發光的眼神，對我來說只是厭煩度遽增。「我說，你到底要纏我到什麼時候？夠了吧，在學校就算了，連放學也要跟著我回家嗎？你不煩我很煩。」我還是擔心他是不是會受傷，即使我的確刻意說的很傷人。

「Oh……sorry，那個、一松……請不要生我的氣……」馬上軟弱的模樣看了真的很心煩，「我just覺得一松很帥氣的，想跟一松一樣，成績非常good還能做好學生會的work，就是……」他突然傻笑的搔搔頭，我馬上愣住了。

不……カラ松不是他，不是他。每天早上相遇的他，那個純真的他，即使他們很像，カラ松不會是他的，不可能。

「讓你困擾了很sorry，but我是真的很喜歡一松的！覺得一松……一松？」我在幹嘛？抓住カラ松的手腕，我想幹嘛？

「閉嘴。」別說了。

「閉上你的嘴。」別用那種模樣和我說喜歡。

「如果真的要張嘴的話，」我壓著他的頭顱逼近我的下腹，「就好好的對著這裡張嘴。」

他是不可能喜歡上我的。

「唔……嗚……」我沒壓著他，是他自己吞的太深。我們已經這麼做了好多次，我知道這個玩笑太過分，就是知道才要用這藉口讓他別黏著我，誰知道事情會一發不可收拾。「勃起了……？」我抬腳蹭了蹭他的胯下，隔著西褲也看得出他硬起來的樣子，「是這樣啊，含著男人的這裡也能讓你勃起。」我語氣很平淡，畢竟凌辱人不是我的興趣，雖然的確從對方淚眼婆娑的眼神中感到興奮，但我想那並不來自於カラ松這個人，而是覺得被服務很舒服吧，「所以呢？你要我磨蹭這裡？」我穿著鞋用腳背蹭過，他抖了下，似乎是想早點結束的用力吸了口我的敏感處，而我的確如他所願的在他嘴裡交代完畢。

—

他哭了，第一次看他哭，是因為興奮。我等不著他的答案，所以強行壓制著他，但我眼裡看到的景象為何卻是熟悉的另一個人？那身酒紅色的工作服，有些太大的工作帽，原本傻氣的笑容、換上令人心醉的眼神，耳邊聽到的呻吟和喘息，似乎和心裡想的那個人重疊，他會露出怎樣的表情？會發出什麼樣的呻吟？他會軟軟的擁抱我，親吻我，接納我嗎？

「噫——不行、不行，要去了……一松……！」カラ松的精液，沾在我的手上。「……哈，射了呢。」我把他的白色全擦在他的衣服上，他愣住了，而我丟下那句「噁心」就離開辦公室。

我看見他的表情，失落的、悲傷的、也許參雜心痛的，但我無法停止想像，將カラ松妄想成我碰不得的那個他，我的白月光，但我不是想這麼對他的，我只想珍惜他，那這些可怕的慾望是從何而來？噁心兩個字，是對自己抱持的情感所產生的厭惡，我只是藉由カラ松來抒發這一切。

後來カラ松終於避著我了，而我毫不在乎，想著每天早上看見穿工作服的他是如此可愛，和第一次相見一樣的可愛，有次我恍神了下，居然撫上他的臉龐，而我近的差點吻上他的嘴。慶幸理智拉回了，我，但捧著他軟

軟的臉頰，那副疑問的表情讓我忍不住想起カラ松，啊……カラ松，應該能讓我吻吻看吧，就像和這傢伙……的感覺，是一樣的吧。

嗯。我到底，在想些什麼。

カラ松和他？他們是能放在天平上做比較的嗎？

不能，不能的。

在他們身上能找到的共同點少之又少，那個掛著鼻涕的傢伙，頂著一副傻蛋的臉龐，愚蠢的笑容，撫摸著路邊小花的花瓣，像個孩子童言童語，花兒美的讓他為了會枯萎而提前感到悲傷，把草地上的石子撿到溪邊說這樣才能被溪水沖刷乾淨。大口咬著飯糰，嘴邊沾著飯粒，笑著和鳥兒說早安，下一秒又哭著和松鼠搶食物，除了我以外，路邊每個看著他的人，也許也會因為和我看到相同的景色畫面而露出笑容吧。

カラ松呢？不，他們是不同的。カラ松就像個……更正，カラ松就是個笨蛋。一副蠢蛋的模樣，陽光到太過燦爛的笑容，正義凜然的眉毛卻偶爾帶著些軟弱，穿著華麗的衣裳、說著浮誇的台詞，十足跟屁蟲，被說個幾句就眼眶泛淚，待人過於真心反而容易被欺騙，總會用成熟的語調說出一些毫無意義的話語，特別會感傷和感動，他們唯一相像的，就是那副傻氣的笑容吧。

カラ松是個除了我以外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都是笑聲聚集地，說實在的就是個校園明星吧，尤其之前演的那齣戲還是王子的角色，底下多少女孩子因為他的台詞而歡聲連連。

所以說，他們是不同的啊。除了那張愚蠢的笑臉以外，他們是不同的，松野一松，醒醒好嗎，他不是カラ松，カラ松不是他，別再搞混了。

感情也是，別再那麼輕易就動搖了。

—

以上試閱到此 [印調請點我](#)～

想看更多色氣的卡拉、詳見本本>:3